

真誥卷之十九

定元

翼真檢第一

真誥叙錄

真誥運題象第一此卷並立辭未考發錄

真誥甄命授第二此卷並註學識

真誥協昌期第三此卷並修行錄

真誥稽神樞第四此卷並區貫山

真誥闡幽微第五此卷並

真誥握真輔第六此卷

真誥翼真檢第七此卷

右真誥一蘊其十六卷是真人所

仰尋道經上清上品事極高真之業佛經

妙法蓮華理會一乘之致仙書莊子內篇

義窮玄任之境此三道足以包括萬象體

具幽明而並各二十卷者當是璇璣七

以齊八方故也隱居所製登真隱訣亦為

七貫今述此真誥復成七日五七之數物

理備矣

夫真人之旨不同世目謹仰範緯候取其義類以三言為題所以莊篇亦如此者蓋長乘公子之微言故也俗儒觀之未解所以

真誥者真人口授之語也猶如佛經皆言佛說而顧玄平謂為真誥當言真人之手書述也亦可言真人之所行事迹也若以手書為言真人不得為隸字若以事迹為目則此迹不在真人爾且書此之時未得稱真既於義無言故不宜為號

南嶽夫人傳載青籙文云歲在甲子朔日辛亥先農饗旦甲寅羽水起安於年經乃始傳得道之子當修玉文

謹推按晉曆哀帝興寧二年太歲甲子正月一日辛亥朔甲寅四日甲寅羽水正月甲寅即

而起者與也安者寧也故迂隱其稱耳如此則興寧二年正月南真已降授揚君諸經也今檢真授中有年月最先者唯三年乙丑歲六月二十一日定錄所問從此月日相次稍有降事

又按中候夫人告云令種竹比字以致繼嗣又云福和者當有二子盛德命世尋此是簡文為相王時以無兒所請於是李夫人生孝武及會稽王福和應是李夫人私名也子時猶在甲寅孝武崩時年三十五則是壬戌年生在甲子前二歲如此眾真降揚已久矣

又定錄以乙丑年六月喻書與長史云曾得往年三月八日書此亦應是癸亥甲子年中也

又按博綠華以升平三年降即是己未歲又在甲子前五年此降雖非揚君揚君已知見而記之也又按乙丑歲安妃謂揚君曰復二十二年明君將乘雲駕龍赴朝上清則應以太元十一年丙戌去世如此二十許載辭事不少今之所存略有數年差檢首尾百不遺

一又按眾真未降揚之前已令華僑通傳音意於長史華既漏安被照故復使揚令授而華時文迹都不出世又按二許雖玄挺高秀而質撓世迹故未得接真今所授之事多是為許立辭悉揚授旨疏以示許尔唯安妃數

條是楊自所記錄今人見題目云某日某月某君授許長史及採某皆謂是二許親承書旨殊不然也今有二許書者並是別寫楊所示者耳

又按據自記云泰和三年行某道二錄是二年受自三年後無復有疏長史正書既不工所繕寫蓋少今一事乃有三本皆是二許重寫悉無異同然楊諸書記都無重本明知唯在據間者于今頗存而楊間自有杳然莫測自楊去後六七年中長史間迹亦悉不顯

又按今所詮綜年月准乙丑歲事最多其丙寅丁卯各數條而已且第一卷猶可領略次第其餘卷日月前後參差不盡得序又按凡所注日月某受多不書年今正率其先後以為次第事有斷絕亦不必皆得又本無年月及不注某受者並不可知依先闕之又按真授說餘人好惡者皆是長史因楊請問故各有所答並密在許間于時其人未必悉知又按併檢接景陽安亦灼然顯說凡所與有待無待諸詩及辭喻諷旨皆是雲林應

降壇僕使事義並亦表著而南真自是訓授之師紫微則下教之匠並不關傳結之例但中候昭靈亦似別有所在既事未一時故不正的耳其餘男真或陪從所引或職司所任至如二君最為領據之主令人讀此辭事若不悟斯理者永不領其旨故略標大意宜共審之

又按二許應修經業既未得接真無由見經故南真先以授揚然後使傳傳則成師所以長史與右英書云南真棄矜去春使經師見授洞房云云而二許以世典為隔未崇禮敬楊亦不敢自處既違真科故告云受經則師乃耻之耶然則南真是玄中之師故揚及長史皆謂為玄師又云疾者當啓告於玄師不尔不差而長史與右英及衆真書亦稱惶恐言者此同於師儀爾實非師也

又按楊書中有草行多後贗者皆是受旨時書既急速貴略後更追憶前語隨復增損之也有謹正好書者是更復重起以示長史耳又按三君手書今既不摹則混寫無由分別

故各注條下若有未見真手不知是何君書者注云某書又有四五異手書未辨為同時使寫為後人更寫既無姓名不證真偽今並撰錄注其餘下以甲乙丙丁各甄別之

又按書字中有異手增損僥改多是許及丞手所為或招引名稱或取會當時並多許妄而顧皆不能辨從而取之今既非摹書恐漸致亂或並隨字注銘若是真手自治不復顯別

又按三君手迹楊君書最工不令不古能大能細大較雖祖効却法筆力規矩並於二王而名不顯者當以地微兼為二王所抑故也採書乃是學楊而字體勁利偏善寫經畫符與楊相似鬱勃鋒勢迥非人功所遠長史章草乃能而正書古拙符又不巧故不寫經也隱居昔見張道恩善別法書數其神識今觀三君跡一字一畫便望影懸了自思非智藝所及特天假此監今有以顯悟爾又按三君手書作字有異今世者有龜龍虛華顯服寫辭闕闕之例三君同爾其揚飛

楊我我揚靈靈揚真真揚師師揚志志
夫史此其自相為異者又鬼魔字皆作摩淨
潔皆作威深威時皆作請貯凡大略如此亦
不可備記恐後人以世手傳寫必隨世改動
故標示其例令相承謹按爾此諸同異悉已
具載在登真隱訣中

又按三君書字有不得體者於理乃應治易
要宜全其本跡不可從實開改則澆流散亂
不復固真今並各朱郭疑字而注其下

又按三君多書荆州白牋歲月積久或首尾

零落或魚爛缺失前人糊指不能悉相連補

並先抄取書字因毀除碎缺之處非復

真手雖他人充題事由先言今並從實綴錄

不復分析又按三君書有全卷者唯道授二

許寫鄴都官記是楊及採書並有首尾完具

事亦相類其餘或五紙三紙一紙一片悉後

人糊連相隨非本家次比今並挑扶取其年

月事類相貫不復依如先卷

又按真辭百皆有義趣或詩或戒互相調
配而顧所撰真迹枝分類別各為部卷致語

用事越不復可領今並選依本事并日月紙
墨相承實者以為證次

又按起居實神及明堂事祝敘諸法十有
餘條乃多是抄經而無正首尾猶如日芒日
象玄白服霧之屬而顧獨不撰用致令遺逸
今並詮錄各從其例

又按有未見真本復不測有無流傳所記舛
駁不類者未敢便頓者除皆且注所疑之意
各於條下

又按所載洞宮及諸山仙人氏族並欲以外

書詳注出其根宗恐大致顯泄仰忤冥執唯

有異同疑昧者略標言之其鄴宮鬼官乃可
隨宜顯說

又按此書所起以真降為先然後兼事繼述

真降之顯在乎九華而顧撰最致末卷

又先生事迹未近真階而不宜預在此部而

顧遠載王右軍父子書傳並於事為非今以

安記第一省除許傳別充外書神仙之例唯

先生成仙之後與弟書一篇留在下卷

又長史書即是問華陽事華陽事仍是答長

史書強分為兩部於事相失今依旨還為貫
次又顧所記二許年月跡自違僻今謹依真
噴檢求又以許家譜參校注名異同在此卷
後

又按三君書迹有非疏真或寫世間典籍

兼自記事及相聞尺牘皆不宜雜在真語

品中既實重筆墨今並撰錄共為第六一卷

顧所遺者復有數條亦依例載上

又真語中凡有紫書大字者皆隱居別抄取

三君子書經中雜事各相配類共為證明諸

經既非聊爾可見便於例致隔今同出在此

則易得尋究又此六篇中有朱書細字者悉

隱居所注以為誌別其墨書細字猶是本文
真經始末

伏尋上清真經出世之源始於晉哀帝興寧

二年太歲甲子紫虛元君上真司命南嶽魏

夫人下降授弟子瑯琊王司徒公府舍人楊

某使作赫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句容許某

并弟三息上計據某二許又更起寫修行

得道凡三君子書今見在世者經傳大小十

餘篇多振寫真陵四十餘卷多楊書即王
在東唐為長史據立宅在小茅後雷平山
王時也西北據於宅治寫修用以泰和五年隱化長
 史以泰元元年又去據子黃氏時年十七乃
 收集所寫經符秘錄歷歲于時亦有數卷散
 出在諸親通問今句容所得者是也元興三
 年京畿紛亂黃氏乃奉經入剡長史父昔為
隱居史大兄亦又為東蘭馬朗家所供養
在剡居是故投羅局朗同堂弟名罕共相周給時人咸知
 許先生得道又祖父亦有名稱多加宗敬錢
 塘杜道鞠即居十道業富盛數相招致于
產之父時諸人並未知尋閱經法止東奉而已至義
 我中曾國孔默崇信道教為晉安太守罷職
 運至錢塘聞有許郎先人得道經書具存乃
 往詣許許不與相見孔膝行稽顙積有旬月
 兼獻奉殷勤用情甚至許不獲已始乃傳之
 孔仍令晉安郡吏王興繕寫與善有心尚又
能書畫故以委之孔還都唯寶錄而已竟未修用元嘉中後
 為廣州刺史及亡後其子熙先休先才學敏
 瞻竊取看覽見大洞真經說云誦之萬遍則

能得仙大致譏誚殊謂不然以為仙道必須
 丹藥鍊形乃可起舉豈有空積聲誅以致羽
 服兼有諸道人助毀其法或謂不宜蓄此因
 一時焚蕩無復子遺此當是實不致使流
等復與范時王興先為孔寫輒復私繕一通
同謀故誅也後將還東修學始濟浙江便遇風淪漂唯有
 黃庭一篇得存與乃自加切責仍住剡山稍
 就讀誦山靈即火燒其屋又於露壇研誅俄
 頃驟雨紙墨霄壤遍數遂不得畢興深知罪
 誑杜絕人倫唯書曆日買糧以續系命其子
 道泰為晉安船官督資產豐富數來拜獻兼
 以二奴奉給與一無留納而終于剡山於是
 孔王所寫真經二本前後皆滅遂不行世此
是與先不師受安第復有王靈期者才思綺拔志規敷道見葛巢
寫用所效如此也甫造構靈寶風教大行深所忿嫉於是詣許
 丞求受上經丞不相允王凍露霜雪幾至性
 命許感其誠遂復授之王得經欣躍退還
 尋究知至法不可宣行要言難以顯洩乃竊
 加損益盛其藻麗依王魏諸傳題目張開造

制以備其錄并增重說信崇貴其道凡五十
 餘篇趨競之徒聞其豐傳互來宗粟傳寫既
 廣枝葉繁雜新舊渾淆未易甄別自非已見
 真經實難證辨其無強手本頭有編出即今
公伯王語云天下才情人故自能專手與王
靈期同始發都至頻破簡練竟便已作得兩
卷上經實自可許自靈期已前上經已往
并靈期靈上經二十餘篇有數卷非真其云
每經已來一十二年此則揚若去後便以動
作故靈寶經中得取以相抄非都今世中相
是靈期造製但所遺製者自多耳傳流布京師及江東數郡略無人不知但江
 外尚未多爾此當是道法應宜而真妙不
可廣布故今王道行此意也王
 既獨擅新奇舉世崇奉遂託云真授非復先
 本許見卷奉華廣說信豐厚門徒殷盛金帛
 充積亦復莫測其然乃鄙聞自有之書而更
 就王求寫於是合述俱宣同聲相讚故致許
 王者譽真偽比曉承流向風千里而至後又
 有某冒者亦從許受得此十數卷頗悉真本
 分張傳受其迹不復具存某員善行下道之
於上經不悉馬朗既見許所傳王經卷目增多復欲更
 受管理詭信克日當度忽夢見有一玉板從
 天來下墜地破碎覺而發疑云此經當在天

為實下地不復堪用於是便停停馬明雖不
精至步既不九解之元嘉六年許丞欲移歸
又本不應是得道人錢塘乃封其先真經一厨子且付馬朗淨室
之中語朗云此經並是充靈之迹唯須我自
來取縱有書信慎勿與之乃分持經傳及雜

書十數卷自隨來至杜家停數月疾愈慮恐
不差遣人取經朗既惜書無執先旨近親受
教教宜敢輕付遂不與信我而許便過世所
齊者因留杜間即今世上諸經書悉是也許
丞長子榮弟迎喪還鄉服闋後上剡就馬求

經馬善料理不與其經許既慙不復苦索
仍停剡住因又以靈期之經教授唱言並寫
真本又皆注經後云某年某月某真人授許
速遊于時世人多知先生服食入山得人亦
初無疑悟者經涉數年中唯就馬得兩三卷

真經頗亦宣泄今王忠朗許人元嘉十二年
仍於剡亡因葬白山祭葬在剡大樂陸修都
公本馬家馬朗馬罕敬事經實有過若父恒
使有心奴子二人一名平頭常侍直香火洒
掃拂拭每有神光靈炁見於室宇朗妻頗能

通見云數有青衣玉女空中去來狀如飛鳥
馬家遂致富盛資產巨萬年老命終朗子洪
洪弟真字子智等猶共遵向末年事佛乃施
廢之爾此當是經道
山陰何道敬志向專素煩工書畫少遊剡山

為馬家所供侍經書法事皆以委之見此符
跡炳煥異於世文以元嘉十一年補就纂寫
馬罕既在別宅兼令何為起數篇所以二錄
合本仍留罕間何後多換取真書出還剡東
聖青壇山住乃記說真經之事可有兩三紙

但何性鄙滯不能精修高業後多致散失猶
餘數卷今在其女弟子始豐後堂山張玉景
間何嘗以彭素為事質又野朴顯居士聞其
是相見期留待累日謂告備且送不接之
除而夫知人之會也何既分將經去又泄說

其意馬朗忿恨乃洋銅灌厨齋約敎家人不
得復開大明七年三吳飢饉剡縣得熟樓居
士惠明者先以在剡乃復携女師監官鍾義
山眷屬數人就食此境樓既善於章符五行
宿命亦皆開解馬洪又復宗事出入室靜備

觀經厨先已見何所記意甚貪樂而有鑄嚴
固觀覽無方景和元年乃出都令嘉與父季
真啓教封取景和既猖狂樓謂上經不可出
世乃料簡取真經真傳及雜受十餘篇乃留
置鍾間唯以豁落符及真受二十許小篇并

何公所奉二錄等將至都父即以呈景和於
華林暫開仍以付後堂道士秦始初及乃啓
將出私解
陸修靜南下立崇虛館又取在館陸亡隨還
廬山徐叔探後將下都及徐亡仍在陸兄子

環文間此中有三君所書真受後人翻造筆
氏往廬山營功德堂欲求神異徐因分書
一為馬兩篇與董運上高帝高帝以付五經
子李界之又取一篇及歸以去別餘惟二十
封贈董也

撰從都還仍住剡就鍾求先所留真經鍾不
以還之乃就起寫久久方得數篇既與馬洪
為恨移歸東陽長山馬後遂來潛取而誤得
他經樓中時似復有所零落今猶應一兩篇
在其二卷已
真誥卷之十九